



待

國風 鄭 齊

四三五一

| |
|------|
| 服部文庫 |
| 117 |
| 166 |
| 6 |



疏卷第四 四之三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毛詩國風

羔裘刺朝也。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言猶道也。

鄭自莊公而賢者陵遲，朝無忠正之臣，故刺之。裘。

字或作求，朝直遙反。疏。羔裘三章，章四句，至朝焉。

下及注同。風，福鳳反。正義曰：作羔裘詩者，刺

朝也。以莊公之朝無正直之臣，故作此詩。道古之

在朝君子有德有力，故以風刺其今朝廷之人焉。

經之所陳，皆古之君子之事也。此主刺朝廷之臣

朝無賢臣，是君之不明，亦所以刺君也。言猶

道也。及古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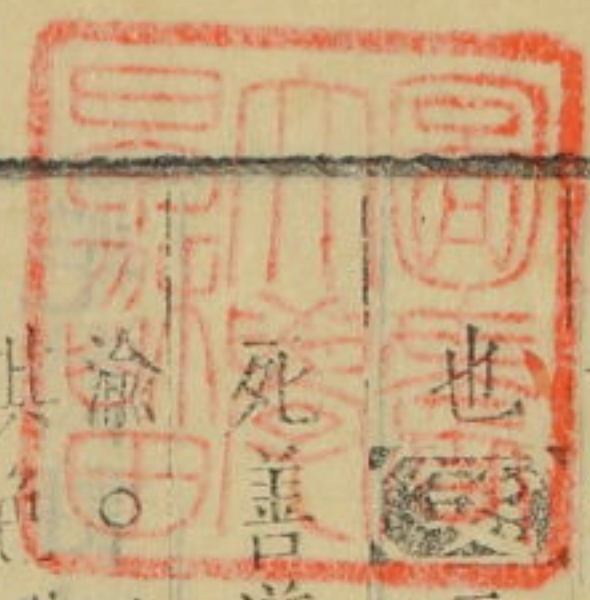
至刺之。正義曰：言謂口道說諸序之言字，義多為道就此一釋，餘皆從之。下篇之序，猶言莊公則此莊公詩也。故言莊公以明之，以桓武之世，朝多賢臣，賢者陵遲，自莊公為始，故言自也。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
如濡，潤澤也。洵，均。侯，君也。

緇衣羔裘，諸侯之朝服也。言古朝廷之臣，皆忠直且君也。君者，言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

○濡音儒。洵，徐音荀。又音旬。侯，韓詩云：侯，美也。**彼其之子，舍命不渝。**
渝，變也。

云舍猶處也。之子，是子也。是子處命不變，謂守死善道，見危授命之等。
舍音赦。王云：受也。沈書者反。渝以朱反。至不



均直。且有人君之度也。彼服羔裘之是子，其自處性命躬行善道，至死不變，刺今朝廷無此人也。
濡至侯君。正義曰：如似濡溼，故言潤澤。謂皮毛光色潤澤也。洵，均。釋言文：侯，君。釋詁文：定本濡潤澤也。無如字。緇，緇衣至畏之。正義曰：經云羔裘如緇衣者，玉藻云：羔裘緇衣以裼之。論語云：緇衣羔裘是羔裘，必緇衣也。士冠禮云：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鞶。注云：衣不言色者，衣與冠同也。是繼衣為朝服也。玉藻云：諸侯朝服以日視朝，故知緇衣羔裘是諸侯之朝服也。以臣在朝廷，服此羔裘，故舉以言是皆均直。且君言其有人君之度，孔子稱雍也，可使南面，亦美其堪為人君，與此同也。正義曰：舍猶處也。之子，是子也。釋訓渝變。正義曰：釋言文。舍猶處也。之子，是子也。正義曰：舍息是安處之義，故知舍猶處也。之子，是子也。釋訓

羔裘豹飾，孔武有力。
豹飾，緣以豹皮也。孔，甚也。

彼其之子，邦之司直。
司直，司主也。

毛詩疏

卷之三

十一

曰言古之君子服羔皮為裘以豹皮為袖飾者其人甚武勇且有力可禦亂也彼服羔裘之是子一邦之人主以為直刺今無此人。○**傳**豹飾至孔甚。○正義曰唐風云羔裘豹袂羔裘豹袖然則緣以豹皮謂之為袂袖也禮君用純物臣下之故袖飾異皮孔甚釋言文。**羔裘晏兮三英粲兮****傳**晏鮮盛貌三英三德也。○**傳**云三德剛克柔克正直也。○**傳**粲衆意。○晏於諫反。○**彼其之子邦之彥兮****傳**彥士之美稱。○稱天。○**傳**羔裘至彥兮。○正義曰言古之君子人有三種英俊之德粲然而衆多兮彼服羔裘之是粲意。○正義曰英俊秀之名言有三種之英故傳以為三德。○洪範云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注云正直中平之人克能也剛能柔能謂寬猛相濟以成治立功剛則強柔則弱此陷於滅亡之道非能

也然則正直者謂不剛不柔每事得中也剛克者雖剛而能以柔濟之柔克者雖柔而能以剛濟之故三者各為一德洪範先言正直此引之而與彼倒者以經有正直無剛柔故先言剛柔意明剛能柔能亦為德故也洪範之言謂人性不同各有一德此言三英粲兮亦謂朝多賢臣具此三德非一人而備有三德也地官師氏以三德教國子至德敏德孝德彼乃德之大者教國子使知之耳非朝廷之人所能有故知此三德是洪範之三德周語稱三女為粲是粲為衆意。○**傳**彥士之美稱。○正義曰釋訓云美士為彥舍人曰國有美士為人所言道。

羔裘三章章四句

遵大路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焉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袂兮**傳**遵循路道摻擊袂袂也

故

云思望君子於道中見之則欲擊持其袂而留之也。無我惡兮不寔故也也。傳也。寔速也也。云子無惡我擊持子之袂我乃以莊公不速於先君之道使我然也。惡鳥路反注同寔市坎反故也一本作故兮後好也亦也。傳也。得見之狀言已循彼大路之上兮若見此君爾也。子之人我則攬執君子之衣袂兮君子若忿我留之我則謂之云無得於我之處怨惡我留兮我乃以莊公不速於先君之道故也言莊公之意不速於先君之道不愛君子令子去之我以此固留子也。傳也。至袂袂也。正義曰。遵循釋詁文地官遂人云澮上有道川上有路對文則有廣狹之異散則道路通也以摻字從手又與執共文故為攬也說文摻字參此音反聲訓為斂也操字彙此遙反聲訓為奉也二者義

先君之

皆小異喪服云袂屬幅袂尺二寸則袂是袂之木袂為袂之末唐羔裘傳云袂袂末則袂袂不同此云袂袂者以袂袂俱是衣袖本末別耳故舉類以曉人唐風取本末為義故言袂末也。傳也。寔速也。正義曰釋詁文舍人曰也。遵大路兮摻執子之手兮也。云言執手者寔意之速也。傳也。無我醜兮不寔好也也。醜棄也也。云醜亦惡也。好猶善也。子無惡我我乃以莊公不速於善道使我然也。音為醜好如字鄭云善也或呼報反也。傳也。棄也。正義曰醜與醜古今字醜惡可棄之物故傳以為棄言子無得棄遺我箋準上章故云醜亦惡意小耳也。異

遵大路二章章四句

三詩流

卷四之三

及古閣

女曰雞鳴刺不說德也。陳古義以刺今不說德而好

色也。

德謂士大夫賓客有德者。

說音悅下同好呼報反

德

女曰雞鳴三章章六句至好色。正義曰作女曰雞鳴詩者刺不說德也。以莊公之時朝廷之上不悅有德之君子故作此詩。陳古之賢士好德不好色之義以刺今之朝廷之人有不悅賓客有德而愛好美色者也。經之所陳皆是古士之義好德不好色之事以時人好色不好德故首章先言古人不悅美色下章乃言愛好有德但主為不悅有德而作故序指言刺不悅德也。定本云古義無上字理亦通。**德**謂至德者。正義曰經陳愛好賓客思贈問之故知德謂士大夫賓客有德者。士大夫君子之總辭未必爵為大夫士也。下箋云士大夫以君命出使義亦然。月出指刺好色經無好德之事此則經陳好德文異於彼故於此箋辨其德之所任也。

女曰雞鳴士曰昧曰

昧

云此夫婦相警覺以夙興言不

畱色也。

昧音妹警音景

子興視夜明星有爛

爛

言小星已

不見也。

云明星尚爛爛然早於別色時

爛力且反見賢遍

反又如字早音蚤本亦作蚤別色彼列反

將翱將翔弋鳧與鴈

鴈

間於政

事則翱翔習射

射

云弋繳射也言無事則往弋射鳧

鴈以待賓客為燕具

音閑繳音灼本亦作繁

鴈女曰

夙興其女曰雞鳴矣而妻起士曰已昧且矣而夫起夫起即子興也此二於是同興而視夜之早晚明星尚爛然早於別色之時早朝於君君事又早終間暇無事將翱翔以學習射事弋射鳧之與鴈以待賓客為飲酒之差古士好德不好色如此而今人不好

有德唯悅美色故刺之。此夫至留色。正義曰：士女相對與語，故以夫妻釋之。士者男子之美號，下傳言間於政事，習射待賓客，則所陳古士是謂古朝。廷大夫士也，雞鳴女起之常節，昧且士自起之常節，皆是自言起節，非相告語，而云相警覺者，見賢思齊，君子恆性，彼既以時起，此亦不敢淹留，即是相警之義也。各以時起，是不為色而留也。明星至色時。正義曰：玉藻說朝之禮云：羣臣別色，始入以別色之時，當入公門，故起又早於別色時。弋繳至燕其。正義曰：夏官司弓矢，贈矢弗用，諸弋射注云：結繳於矢，謂之贈，贈高也。弗矢象焉，弗之言刺也。二者皆可以弋飛鳥，刺羅之也。然則繳射，謂以繩繫矢而射也。說文云：繳，謂生絲為繩也。下云：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肴也。云：言我也。子，謂賓客也。所弋之，見雁，我以為加豆之實，與君子共肴也。肴音爻，本亦作斂。

宜言飲酒與子偕老

云：宜乎我燕樂賓客而飲酒。

與之俱至老親愛之言也。

音洛下同。

琴瑟在御莫

不靜好

君子無故不徹琴瑟，賓主和樂無不安好。

弋言至靜好。正義曰：此又申上弋射之事，弋取見雁，我欲為加豆之實而用之，與子賓客，作肴羞之饌，共食之，宜乎我以燕樂賓客而飲酒，與子賓客俱至於老，言相親之極，沒身不衰也。於飲酒之時，琴瑟之樂在於侍御，有肴有酒，又以琴瑟樂之，則賓主和樂，又莫不安好者。古之賢士親愛有德之賓客，如是刺今不然。言我至共肴也。正義曰：釋言文，李巡曰：宜飲酒之肴。言我至共肴也。正義曰：言我釋詁，文與之飲酒相親，故知子謂賓客，故以所射之見雁為加豆之實，與君子共肴之。若然，曲禮云：凡進食之禮，左肴右胾，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膾炙處外，醢醬處內，葱藻處末，酒漿處右。注云：此大夫士與賓客

燕食之禮其禮食則宜倣公食大夫禮云又案公食大夫禮皆無用鳧雁之文此得用鳧雁者公食大夫自是食禮此則飲酒彼以正禮而食此以相好私燕其饌不得同也曲禮所陳燕飲之饌與禮食已自不同明知燕飲之肴又當異於食法故用雁為加豆也牲牢之外別有此肴故謂之加也箋宜乎者謂閒暇無事宜與賓客燕與上宜肴別也○君子至安好○正義曰解其在御之意由無故不徹故飲則有之曲禮云大夫無故不徹懸士無故不徹琴瑟注云故謂災患喪病傳意出於彼文此古士兼有大夫當云不徹懸而唯言琴瑟者證經之知子之來之雜佩以琴瑟有樂懸者亦有琴瑟故也

贈之
雜佩者珩璜琚瑀衝牙之類
云贈送也我若知子之必來我則豫儲雜佩去則以送子也與異國賓客燕時雖無此物猶言之以致其厚意其若有

之固將行之士大夫以君命出使主國之臣必以燕禮樂之助君之歡
○珩音衡佩上玉也璜音黃半璧曰璜琚音居佩玉名瑀音禹石次玉也衝昌容反狀如牙
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
儲直居反使所吏反
云順謂與已和順
○遺尹季反
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
云好謂與已同好
○好呼報反注同
報之○

正義曰古者之賢士與異國賓客燕飲相親設辭以愧謝之我若知子之今日必來之我當豫儲雜佩去則以贈送之若知子之與我和順之當豫儲雜佩去則以問遺之若知子之與我和好之當豫儲雜佩去則以報會之正為不知子之來愧無此物親愛有德之甚言此以致厚意刺今不然○**瑀**雜佩至之類○正義曰說文云珩珩上玉也璜半璧也琚佩玉名也瑀玖石次玉也玉藻云佩玉有衝牙注云居中央以

前後觸也則衝牙亦玉爲之其狀如牙以衝突前後也玉藻說佩有珣珉列女傳稱阿谷之女佩璜而辭下云佩玉瓊琚丘中有麻云貽我佩玖則琚玖與琕皆是石次玉玖是珉則琕亦佩也故云雜佩珣琕琕瑀瑀瑀牙之類玉藻又云天子佩瑜玉士佩璠璣玉諸侯佩山玄玉大夫佩水蒼玉世子佩瑜玉士佩璠璣玉則佩玉之名未盡於此故言之類以包之天官玉府云共王之服玉佩玉珠玉注引詩傳曰佩玉上有葱珩下有雙璜衝牙蟻珠以納其間下傳亦云佩有琕瑀所以納間謂納衆玉與珣上下之間○贈送至之歡○正義曰上章與賓客飲酒箋不言異國於此言異國者上章燕卽是此客俱辭不言來客非異國至此章言來送之與別故以異國稱之燕禮者諸侯燕聘問之賓與已之羣臣其禮同此朝廷之士與賓客燕樂同國異國其義亦同此篇所陳非言古士獨說外來賓客但上章不言外來賓客有國內賓客此章必是異國耳又稱臣無境外之交所以得與異國賓客燕者士大人以君命出使他國主國之臣必以燕禮樂之

助主君之歡心故得與之燕也聘禮云公於賓一食再饗大夫於賓一饗一食不言燕者以燕非大禮故不言之饗食猶尚有之明當燕樂之矣○問遺○正義曰曲禮云凡以苞苴篚筥問人者哀二十六年左傳云衛侯使以弓問于質皆遺人物謂之問故云問遺也問之者卽出已之意施遺前人報之者彼能好我報其恩惠贈之者以物與之送之與別其實一也所從言之異耳

女曰雞鳴三章章六句

有女同車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于齊太子忽嘗

有功于齊齊侯請妻之齊女賢而不取卒以無大

國之助至於見逐故國人刺之忽鄭莊公世子

祭仲逐之而立突○大子音泰妻七計反以女適人曰妻取如字又促句反下注

昏一作婚

同有女同車二章章六句至刺之。正義曰：作齊對齊為文，故言鄭人既總敘經意，又申說之。此太子忽嘗有功於齊，齊侯喜得其功，請以女妻之。此齊女賢而忽不娶，山其不與齊為婚，卒以無大國之助，至于見逐，棄國出奔，故國人刺之。忽宜娶齊女，與之同車，而忽不娶，故經二章皆假言鄭忽實娶齊女，與之同車之事，以刺之。桓六年傳曰：北戎侵齊，齊侯使乞師於鄭，鄭太子忽帥師救齊，六月大敗戎師，獲其二師，大良少良甲首三百，以獻於齊。是太子忽嘗有功於齊也。傳又云：公之未昏於齊也，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太子忽辭，人問其故，太子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為？君子曰：善自為謀，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固辭，人問其故，太子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之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婚也。人其謂我何？遂辭諸鄭伯。如左傳文，齊侯前欲以文姜妻忽，後復欲以他女妻

忽再請之，此言齊女賢而忽不娶，不娶謂復請妻者，非文姜也。鄭志張逸問曰：此序云齊女賢，經云德音不忘，文姜內淫，適人殺夫，幾亡魯國，故齊有雄狐之刺，魯有敝笱之賦，何德音之有乎？答曰：當時佳耳，後乃有過，或者早嫁不至於此，作者據時而言，故序達經意。如鄭此答，則以為此詩刺忽不娶文姜案，此序言忽有功於齊，齊侯請妻之，則請妻在有功之後，齊女賢而忽不娶，其文又在其下，明是在後妻之賢，安得以為文姜乎？又桓十一年左傳曰：鄭昭公之敗北戎也，齊人將妻之，昭公辭，祭仲曰：必娶之，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弗從。夏，鄭莊公卒，秋，昭公出奔衛，傳亦以出奔之年，追說不婚於齊，與詩刺其意同也。張逸以文姜為問，鄭隨時答之，此箋不言文姜，鄭志未為定解也。若然，前欲以文姜妻之，後欲以他女妻之，他女必幼於文姜，而經謂之孟姜者，詩人以忽不娶，言其身有賢行，大國長女，刺忽應娶不娶，何必實賢實長也。桑中刺奔相竊妻妾，言孟姜孟庸孟弋，責其大

姑

國長女為此姦淫其行可恥惡耳何必三姓之女皆處長也此忽實不同車假言同車以刺之足明齊女未必實賢實長假言其賢長以美之不可執文以害意也此陳同車之禮欲忽娶為正妻也素隱八年左傳云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媯則是已娶正妻矣齊侯所以得請妻之者春秋之世不必如禮或者陳媯已死忽將改娶二者無文以明之此請妻之時在莊公之世不為莊公詩者不娶齊女出自忽意及其在位無援國人乃追刺之序言嘗有功於齊明是忽為君後追刺前事非莊公之時故不為莊公詩也傳稱忽不娶文姜君子謂之善自為謀則是善忽矣此詩刺之者傳言善自為謀也言其謀不及國故再發傳以言忽之無援非善之也忽鄭立突矣正義曰經書鄭世子忽是為莊公子也桓十一年左傳曰祭仲有寵於莊公為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曰雍始生厲公雍氏宗有寵於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

舜一作舜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

傳

親迎同車也舜木槿也

傳

云鄭

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九月丁亥昭公奔衛已亥厲公立是祭仲逐之而立突也

人刺忽不娶齊女親迎與之同車故稱同車之禮齊

女之美○同車讀與何彼穠矣詩同舜尸順反華讀亦與召南同下篇放此迎魚敬反下同槿音

謹將翺將翺佩玉瓊琚傳佩有琚瑀所以納間彼美

孟姜洵美且都傳孟姜齊之長女都閑也傳云洵信

也言孟姜信美好且閑習婦禮傳洵恤傳有女至且

曰鄭人刺忽不娶齊女假言忽實娶之與之同車言有女與鄭忽同車此女之美其顏色如舜木之華然其將翺將翺之時所佩之玉是瓊琚之玉言其玉聲和諧行步中節也又歎美之言彼美好之孟姜信美

古本作傳道其德也

壇

好而又且閑習於婦禮如此之美而忽不娶使無大國之助故刺之。○**傳**親迎至木槿。正義曰：士昏禮云：婿揖婦出門，乃云：婿御婦車，授綏，是親迎之禮。與婦同車也。釋草云：椴木槿，椴木槿，樊光曰：別二名也。其樹如李，其華朝生暮落，與草同氣，故在草中。陸機疏云：舜一名木槿，一名椴，一名曰椴，齊魯之間謂之王蒸。今朝生暮落者是也。五月始華，故月令仲夏木槿榮。○**傳**都閑。正義曰：都者，美好閑習之言，故為閑也。司馬相如上林賦云：妖冶閑都，亦以都為閑也。**有女同行，顏如舜英。****傳**行行道也。英猶華也。○**傳**云：女始乘車，婿御輪三周，御者代婿。○婿音細。將翔將翔，佩玉將將。**傳**將將鳴玉而後行。○將將七羊。彼美孟姜，德音不忘。**傳**云：不忘者，後世傳其道德。○傳直。女始至代婿。○正義曰：昏義文也。御者代婿，即先

道而行，故引之以證同道之義。○**傳**將將鳴玉而後行。○正義曰：此解鏘鏘之意，將動而玉已鳴，故於將翔將翔之時，已言佩玉鏘鏘也。上章言玉名，此章言玉聲，互相足。

有女同車二章章六句

山有扶蘇，刺忽也。所美非美然。**傳**言忽所美之人實

非美人。○蘇如字。然。山有扶蘇二章章四句，不美。用臣不得其宜，鄭以上章言用之失所，下章言養之失所，箋傳意雖小異，皆是所美非美人之事。定本云：所美非美，然與俗本不同。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傳**興也。扶蘇，扶胥，小木也。荷華，扶渠也。其華菡萏，言高下大小各得其宜也。**傳**云：興者

扶胥之木生於山喻忽置不正之人于上位也荷華

生于隰喻忽置有美德者于下位此言其用臣顛倒

失其所也○胥音疎又相如反菡本亦作歆又作含度感反菡菖荷

華也未開曰菡菖已發曰芙蓉不見子都乃見狂且

傳子都世之美好者也狂狂人也且辭也云人之

好美色不往觀子都乃反往觀狂醜之人以興忽好

善不任用賢者反任用小人其意同○狂求匡反且

美色呼報反下同觀山有至狂且○毛以為山上

草木生於山草生於隰高下各得其宜以喻君子

止小人狂下亦是其宜今忽置小人於上位置君子

於下位是山隰之不如也忽之所愛皆是小人我適

忽之朝上觀其君臣不見有美好之子閑習禮法者

乃唯見狂醜之昭公耳言臣無賢者君又狂醜故以

刺之鄭以高山喻上位下隰喻下位言山上有扶蘇

之小木隰中有荷華之茂草小木之處高山茂草之

位言忽用臣顛倒失其所也忽之所以然者由不識

善惡之故有人自言愛好美色不往見子都之美好

閑習者乃往見狂醜之人喻忽之好善不任用賢者

反任用小人所美非美故刺之○扶蘇至其宜○

正義曰毛以下章山有喬松是木則扶蘇是木可知

而釋木無文傳言扶胥小木者毛當有以知之未詳

其所出也荷扶藻其華菡菖釋草文又云其實蓮其

根的蓮實薏中心苦者也扶胥山木宜生於高山荷

華水草宜生於下隰言高下大小各得其宜反以喻

不宜言忽使小人在上君子在下亦為不宜也○

此言作爲註及疏於
興

是草之茂者今舉山有小木隰有茂草爲喻則以山
喻上位隰喻下位小木喻小人茂草喻美德故易傳
喻忽置不正之人於上位置美德於下位。傳子都
至且辭。正義曰都謂美好而閑習於禮法故云子
都世之美好者也狂者狂愚之人下傳以狡童爲昭
公則此亦謂昭公也狡童皆以爲義嫌且亦爲義故
云且辭。傳人之至意同。正義曰箋以子都謂美
麗閑習者也都是美好則狂是醜惡舉其見好醜爲
言則是假外事爲喻非朝廷之上有好醜也故知此
以人之好美色不往觀美乃往觀惡與忽之好善不
任賢者反用小人。山有橋松隰有游龍。傳松木也龍
紅草也。云游龍猶放縱也橋松在山上喻忽無恩
澤於大臣也紅草放縱枝葉於隰中喻忽聽恣小臣
此又言養臣顛倒失其所也。橋本亦作喬毛作橋
其驕反王云高也鄭作

橋苦老反。不見子充乃見狡童。傳子充良人也狡童
枯槁也。云人之好忠良之人不往觀子充乃反往
觀狡童狡童有貌而無實。狡古。山有至狡童。○
喬高之松木隰中有放縱之龍草木生於山草生於
隰高下得其宜以喻君子在上小人在下亦是其宜
今忽置小人於上位置君子於下位是山隰之不如
也忽之所愛皆是小人我適忽之朝上觀其君臣不
見有美好之子充實忠良者乃唯見此壯狡童昏之
昭公言臣無忠良君又昏愚故刺之鄭以爲山上有
枯槁之松木隰中有放縱之龍草松木雖生高山而
柯條枯槁龍草雖生於下隰而枝葉放縱喻忽之養
臣君子在於上位則不加恩澤小人在於下位則祿
賜豐厚言忽養臣顛倒失其所也忽之所以然者由
不識善惡之故有人自言愛好忠良不往見子之充
實之善人乃往見狡好之童穉有貌無實者以喻忽

之好善不任用賢者反任用小人故刺之。○傳松木至紅草。正義曰傳以橋松共文嫌為一木故云松木以明橋非木也釋草云紅龍古其大者龍舍人曰紅名龍古其大者名龍是龍紅一草而別名故云龍紅草也陸機疏云一名馬蓼葉大而赤白色生水澤中高丈餘據上章之傳正取高下得宜為喻不取橋游為義。○傳游龍至其所。正義曰此章直名龍耳而言游龍知謂枝葉放縱也箋以作者若取山木隰草為喻則當指言松龍而已不應言橋游也今松言橋而龍云游明取橋游為義山上之木言枯槁隰中之草言放縱明橋松喻無恩於大臣游龍喻聽恣於小臣言養臣顛倒失其所也孫毓難鄭云箋言用臣顛倒置不正於上位上位大臣也置有美德於下位下位小臣也則其養之又無恩於所寵而聽恣於所薄乎以箋為自相違戾斯不然矣忽之羣臣非一人而已用臣則不正者在上有美德者在下養臣則薄於大臣厚於小臣此二者俱為不可故二章各舉以刺忽。○傳子充至昭公。正義曰充者實也言其性

行充塞良善之人故為良人下篇刺昭公而言彼狡童兮是斥昭公故以狡童為昭公也。○傳人之至無實。正義曰充是誠實故以忠良言之充為性行誠實則知狡童是有貌無實者也狡童謂狡好之童非有指斥定名也下篇刺昭公之身此篇刺昭公之所美非美養臣失宜不以狡童為昭公故易傳以為人之好忠良不觀子充而觀狡童以喻昭公之好善不愛賢人而愛小人也孫毓云此狡狡好之狡謂有貌無實者也云刺昭公而謂狡童為昭公於義雖通下篇言昭公有狂狡之志未可用也箋義為長

山有扶蘇二章章四句

稷今刺忽也君弱臣強不倡而和也。○傳不倡而和君

臣各失其禮不相倡和。○稷他洛反倡昌亮反本又作唱注下同和胡臥反

注下同

釋兮釋兮風其吹女

傳

興也釋槁也人臣待君倡而後

和

傳云槁謂木葉也木葉槁待風乃落興者風喻號

令也喻君有政教臣乃行之言此者刺今不然苦老

反 叔兮伯兮倡予和女

傳

叔伯言羣臣長幼也君倡

臣和也

傳

云叔伯羣臣相謂也羣臣無其君而行自

以強弱相服女倡矣我則將和之言此者刺其自專

也叔伯兄弟之稱

傳長竹丈反稱尺證反

疏釋兮至和女。毛

詩人謂此釋兮釋兮汝雖將墜於地必待風其吹女

然後乃落以興謂此臣兮臣兮汝雖職當行政必待君言倡發然後乃和汝鄭之諸臣何故不待君倡而後和又以君意責羣臣汝等叔兮伯兮羣臣長幼之

君

等倡者當是我君和者當是汝臣汝何不待我君倡而和乎。鄭下二句與毛異具在箋。釋槁至後

和。正義曰七月云十月隕釋傳云釋落也然則落

葉謂之釋此云釋槁者謂枯槁乃落故箋云槁謂木

葉是也木葉雖槁待風吹而後落故以喻人臣待君

倡而後和也。叔伯至臣和。正義曰士冠禮為

冠者作字云伯某甫仲叔季唯其所當則叔伯是長

幼之異字故云叔伯言羣臣長幼也謂總呼羣臣為

叔伯也言君倡臣和。叔伯至之稱。正義曰箋以

君和者當是汝臣。叔伯至之稱。正義曰箋以

叔伯長幼之稱予汝相對之語故以為叔伯羣臣相

謂也桓二年左傳稱宋督有無君之心言有臣不以

為君雖有若無忽之諸臣亦然故云無其君而行自

以強弱相服故弱者謂強者汝倡矣我則和之刺其

專恣而不和君也箋又自明已意以叔伯兄弟相

謂之稱則知此經為羣臣相謂之辭故易傳也

傳

漂猶吹也

傳漂匹遙反

叔兮伯

使

今倡予要女

傳要成也

要於遙反注同

擇兮二章章四句

狡童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

傳權臣

擅命祭仲專也

○擅善狡童二章章四句○

權者稱也。所以銓量輕重。大臣專國之政。輕重由之。是之謂權臣也。擅命謂專擅國之教命。有所號

令。自以已意行之。不復諮白於君。鄭忽之臣。有如

此者。唯祭仲耳。桓十一年左傳稱。祭仲為公娶鄧

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是忽之前立。祭仲專政也。

其年宋人誘祭仲而執之。所立突。祭仲遂忽立突。又專突之政。故十五年傳稱。祭仲專。鄭伯患之。使

其婿雍糾殺之。祭仲殺雍糾。厲公奔蔡。祭仲又迎昭公而復立。是忽之復立。祭仲又專。此當是忽復立時事也。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

傳昭公有壯狡之志

箋云不與

我言者。賢者欲與忽圖國之政事。而忽不能受之。故

云然。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

傳憂懼不遑餐也

○七丹反。遑音皇。暇也。彼狡至餐兮。正義曰。賢人欲與忽圖

志。童心未改。故謂之為狡童。言彼狡好之幼童兮。不

與我賢人言說國事兮。維子昭公。不與我言之。故至

令權臣擅命。國將危亡。使我憂之。不能餐食兮。憂懼

不暇餐。言已憂之甚也。昭公至之志。正義曰。解呼昭公為狡童之意。以昭公雖則年長。而有幼壯

狡好作童子之時之志。故謂之狡童。襄三十一年左傳稱。魯昭公年十九矣。猶有童心。亦此類也。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不

與賢人共食祿。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憂不能

息也

狡童二章章四句

褻裳思見正也。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已也。

狂童恣行謂突與忽爭國更出更入而無大國正之。○褻起連反本或作鞮說文云褻袴也。○褻裳恣資利反行下孟反注下同更音庚。○二章也。所以思見正者見者自彼加已之辭以國內有狂悖幼童之人恣極惡行身是庶子而與正適爭國禍亂不已無可奈何是故鄭國之人思得大國之正已欲大國以兵征鄭正其爭者之是非欲令去突而定忽也。經二章皆上四句思大國正已下句言狂童恣行序以由狂童恣行故思大國正已。經先述思大國之言乃陳所思之意故復言狂童

之狂所以經序倒也。○狂童至正之。○正義曰忽是莊公世子於禮宜立非詩人所當疾故知狂童恣行謂突也。忽以桓十一年繼世而立其年九月經書突歸於鄭鄭忽出奔衛是突入而忽出也。桓十五年經書鄭伯突出奔蔡鄭世子忽復歸於鄭是忽入而突出也。故云與忽更出更入於時諸侯信其爭競而無大國之正者故思之也。此箋言更出更入而無大國正之則是忽復立之時思大國也。忽之復立突已出奔仍思大國正已者突以桓十五年奔蔡其年九月鄭伯突入於櫟櫟是鄭之大都突入據之與忽爭國忽以微弱不能誅逐去突諸侯又無助忽者故國人思大國之正已也。

子惠我褻裳涉溱。惠愛也。溱水名也。云子者斥

大國之正卿。子若愛而息我。我國有突篡國之事而可征而正之。我則揭衣渡溱水往告難也。○溱側中反。篡初患。

反揭欺例反又起
 列反難乃且反
 者先鄉齊晉宋衛後之荆楚
 也且狂行童昏所化也
 故使我言此也
 何息得大國正之乃設言以語大國正卿曰子大國
 之卿若愛而思我知我國有突篡國之事有心欲征
 而正之我則褰衣裳涉漆水往告難於子矣若子大
 國之卿不於我鄭國有所思念我豈無他國疏遠之
 人可告之乎又言所以告急之意我國有狂悖幼童
 之人日日益為此狂行也是為狂不止故所思大國
 立之○惠愛至水名○正義曰惠愛釋詁文漆洧
 鄭國之水自鄭而適他國當涉之也○子者至告
 難○正義曰序言思大國之正已則意欲告者將告
 大國之正卿謂卿之長者執一國之政出師征伐事

子不我思豈無他人
 云言他人

○鄉香亮反
 本亦作向
 狂童之狂

云狂童之人日為狂行

○且子餘
 鄭人以突篡國無若之

○反下同

○正義曰

○子者至告

○子者至告

○子者至告

必由之故知子者斥大國之正卿也宛丘云子之湯
 兮山有樞云子有衣裳子皆斥君可知此子不斥大
 國之君者鄰國之君爵位尊重鄭人所告不宜徑告
 於君國之政教正卿所主且云子惠思我平等相告
 之辭故知子者必是大國正卿又下云子不我思豈
 無他人則他人與此子者正以有親疎之異而尊卑
 同也謂他國者為人為士非斥國君則知子者亦非
 國君矣他人他士是他國之卿明知子者亦大國之
 卿也若然論語及左傳說陳恆弑其君孔子告於哀
 公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
 不敢不告公曰告夫三子彼述孔子之意以為君使
 之告臣非禮也此所以不告其君而告臣者彼孔子
 是國內之人勸君行義不可則止哀公不能自專其
 事反令孔子告臣故孔子以為不可此則鄭國之人
 欲告他國不敢徑告其君故當告其大臣使之致達
 於君與彼不同漆洧大水未必褰裳可渡示以告難
 之疾意耳○言他至荆楚○正義曰言子不我思
 乃告他人是先告近鄰後告遠國齊晉宋衛諸夏大

國與鄭境接連楚則遠在荊州是南夷大國故箋舉以為言見子與他人之異耳其實大國非獨齊晉他人非獨荆楚也定本云先嚮齊晉宋衛後之荆楚也義亦通若然案春秋突以桓十五年入於鄭之櫟邑其年冬經書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左傳稱謀納厲公也則是其諸侯皆助突矣而云告齊晉宋衛者此述鄭人告難之意耳非言諸侯皆助忽故言子不我思豈無他人是謂侯國不惠正已故有遠告他人之志若當時大國皆不助突自然征而正之鄭人無所可思由宋衛蔡魯助突為篡故思大國正已耳○
 狂行童昏所化○正義曰此狂童斥突也狂童謂狂頑之童稚狂童之狂也且言其日益為狂故傳解其益狂之意言突以狂行童昏其所風化於人人又從之徒眾漸多所以益為狂行作亂不已故鄭人思欲告急也狂行謂篡其國是疏狂之行童昏謂年在幼童昏闇無知鄭突時年實長以其志似童幼故以童名之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

傳

洧水名也

傳洧于

子不我思豈無他士

傳士事也

傳

云他士猶他人也大國之卿當天子之上士狂童之

狂也且

傳

其堪任於事謂之為士故箋云他士猶他人正謂遠國之卿也所以謂為士者大國之卿當天

子之上士故呼卿為士也春官典命云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以大夫既四命則上士當三命也故注云王之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又云公之孤四命其卿二命侯伯之卿亦如之是大國之卿亦三命當天子之上士也曲禮曰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襄二十六年左傳曰晉韓宣子聘于周王使請事對曰晉士起將歸時事於宰旅是由命與王之士同故稱士也

褰裳二章章五句

毛詩註疏卷第四

四之四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毛詩國風

丰刺亂也昏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

隨昏姻之道謂嫁娶之禮。丰芳凶反。面貌豐

悅反。倡昌亮反。和胡臥反。至不隨。正義曰。陽倡陰和。男行

女隨。一事耳。以夫婦之道是陰陽之義。故相醜言

之。經陳女悔之辭。上二章悔已前不送男。下二章

毛詩疏

卷四之四

毛詩

子言正

卷四之四

沈古階

嫁謂女適夫家娶謂男往娶女論其男女之身謂之嫁娶指其好合之際謂之昏姻嫁娶昏姻其事是一故云昏姻之道謂嫁娶之禮也若指男女之身則男以昏時取婦婦因男而來昏姻之名本生於此若以婦黨昏黨相對為稱則釋親所云昏之為姻兄弟是婦黨稱昏昏黨稱姻也對文則有異散則可以通我行其野箋云新特謂外昏為婦為昏也隱元年左傳說葬之川數云十踰月外姻至非獨謂昏家也

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

豐 丰豐滿也巷門外也

云 子

謂親迎者我我將嫁者有親迎我者面貌丰丰然豐滿善人也出門而待我於巷中

送兮

時有違而不至者

反

云悔乎我不送是子而下親迎同

去也時不送則為異人之色後不得耦而息之

于 為

反 子之至送兮。正義曰鄭國衰亂昏姻禮廢有男親迎而女不從後乃追悔此陳其辭也言往日有男子之顏色丰然豐滿是善人兮來迎我出門而待我於巷中兮予當時別為他人不肯共去今日

悔恨我本不送是子兮所為留者亦不得為耦由此故悔也。傳 丰豐至門外。正義曰丰者面色丰然故為豐滿也叔于田傳云巷里塗此言門外者以迎婦自門而出故繫門言之其實巷是門外之道與里塗一也

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 **昌** 盛壯貌 **堂** 堂當也

為根根門楣上木近邊者 **堂** 竝如字門堂也鄭收本反近附 **悔予不將兮** **將** 行也 **云** 將亦送也

子之至將兮。毛以為女悔前事言有男子之容貌昌然盛壯兮來就迎我待我於堂上兮我別為他人

毛詩疏

卷四之四

及告閣

不肯共去今日悔我本不共是子行去兮。鄭以堂為根將為送為異餘同。昌盛壯貌。正義曰此傳不解堂之義王肅云升于堂以俟孫毓云禮門側之堂謂之塾謂出俟於塾前詩人此句故言堂耳毛無易字之理必知其不與鄭同按此篇所陳庶人之事人君之禮尊故於門設塾庶人不必有塾不得待之於門堂也著云俟我於堂文與著庭為類是待之堂室非門之堂也士昏禮主人揖賓入于廟主人升堂西面賓升堂北面奠雁再拜稽首降出婦從降自西階是則士禮受女於廟堂庶人雖無廟亦當受女於寢堂故以王為毛說。堂當至邊者。正義曰箋以著篇言堂文在著庭之下可得為廟之堂此篇上言於巷此言於堂巷之與堂相去懸遠非為文次故轉堂為根根是門楣上豎木近門之兩邊者也釋宮云棟謂之闕根謂之榱孫炎曰棟門限也李巡曰根謂楣上兩傍木上言待於門外此言待之於門事之次故易為根也。

衣錦娶衣裳錦娶裳

衣錦娶裳嫁者之

禪當作禪下釋文
正義同

服云娶禪也蓋以禪穀為之中衣裳用錦而上加

禪穀焉為其文之大著也庶人之妻嫁服也七妻紂

衣纁神。衣錦如字或一音於記反下章放此娶衣

反大音泰舊勅賀反紂側基反本或作叔兮伯兮純又作緇並同纁許云反神如鹽反

予與行叔伯迎已者云言此者以前之悔今則

叔也伯也來迎已者從之志又易也。易以

行。正義曰此女失其配耦悔前不行自說衣服之

備望夫更來迎已言已衣則用錦為之其上復有禪

衣矣裳亦用錦為之其上復有禪裳矣言已衣裳備

足可以行嫁乃呼彼迎者之字云叔兮伯兮若復駕

車而來我則與之行矣悔前不送故來則從之。願

衣錦至之服。正義曰知者以此詩是婦人追悔願

得從男陳行嫁之事云已有此服故知是嫁者之服也婦人之服不殊裳而經衣裳異文者以其衣裳別名詩須韻句故別言之耳其實婦人之服衣裳連俱用錦皆有繫下章倒其文故傳衣錦裝裳互言之○
 義同是繫為禪衣裳所用書傳無文而婦人之服尚輕細且欲露錦文必不用厚縉矣故云蓋以禪穀為之禪衣在外而錦衣在中故言中衣裳用錦而上加禪穀焉中庸引此詩乃云為其文之大著也故箋依用之傳直言嫁者之服故又申之云庶人之妻嫁服若士妻則紵衣纁袖士昏禮云女次紵衣纁袖立於房中南面注云次首飾也紵衣絲衣女從者卑衿玄則此亦玄矣袖亦緣也袖之言任也以纁緣其衣象陰氣上任也凡婦人之服不常施袖之衣盛昏禮為此服耳是士妻嫁時服紵衣纁袖也○傳叔作迎已者○正義曰欲其駕車而來故斥迎已者也迎已者一人而已叔伯並言之者此作者設為女悔之辭非知此女之夫實字叔伯託而言之耳箋言志又易者

以不得配耦志又變易於前故叔伯來則從之也
 裳錦裝裳衣錦裝衣叔兮

伯兮駕予與婦

半四章二章章三句二章章四句

東門之墠刺亂也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也○墠音善

依字當作墠此序舊無注而崔集注東門之墠本有鄭注云時亂故不得待禮而行二章章四句至奔者也○正義曰經二章皆女奔男之事也上篇以禮親迎女尚違而不至此復得有不待禮而相奔者私自姦通則越禮相就志畱他色則依禮不行二者俱是淫風故名曰為刺也

東門之墠茹蘆在阪東門城東門也墠除地町町者

茹蘆茅蒐也男女之際近而易則如東門之墠遠而

至如

又音妹鬼所三反補
之為難乃旦反易越
以鼓反下同補

難則茹蘆在阪

釋

云城東門之外有壇壇邊有阪茅

蒐生焉茅蒐之為難淺矣易越而出此女欲奔男之

辭○茹音如後篇同慮力於反茹蘆茅蒐菑草也後

篇阪音反反又符板反町吐罪反又徒冷反茅貌

變其室則邇其人甚遠**傳**邇近也得禮則近不得禮

則遠**釋**云其室則近謂所欲奔男之家望其來迎已

而不來則為遠**釋**東門至甚遠○毛以為東門之壇

則為礙阻其登陟則難言人之行者踐東門之壇則

易登茹蘆在阪則難越以與為婚姻者得禮則易不

得禮則難婚姻之際非禮不可若得禮其室則近人

遠不可為婚矣是男女之交不可無禮今鄭國之女

有不待禮而奔男者故舉之以刺當時之淫亂也○

鄭以為女欲奔男之辭東門之外有壇壇之邊有阪

茹蘆之草生於阪上女言東門之外有壇茹蘆在於

阪上其為禁難淺矣言其易越而出與已未嫁之

女父兄之禁難亦淺矣言其易可以奔男止自男不

來迎已耳又言已所欲奔之男其室去此則近為不

來迎已雖近難見其人甚遠不可得從也欲使此男

迎已已則從之是不待禮而相奔故刺之○東門

至在阪○正義曰出其東門有女如雲是國門之外

見女也東門之池可以漚麻是國門之外有池也則

知諸言東門皆為城門故云東門城東門也襄二十

八年左傳云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為壇外僕言

曰昔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為壇今子草舍

無乃不可乎上言舍不為壇下言今子草舍明知壇

者除地左傳亦作壇其禮記尚書言壇壇者皆封土

者謂之壇除地者謂之壇壇壇字異而作此壇字讀

地血齊人謂之苗徐州人謂之牛蔓然則今之菑草是也男女之際者謂婚姻之禮是男女交際之事禮記大傳云異姓主名洽際會亦謂婚禮交際之會也以壇坂者各自為喻壇是平地又除治阪是高阜又草生焉人欲踐之則有難易以喻婚姻之道有禮無禮之難易故云男女之際近而易則如東門之壇遠而難則如茹蕙在阪也阪云遠而難則壇當云近而易不言而易可知而省文也壇阪可以喻難易耳無遠近之象而云近遠者以壇繫東門言之則近在門外阪不言所在則遠於東門矣且下句言則邇甚遠故傳顧下經以遠近解之下傳云得禮則近不得禮則遠還與此傳文相成為始終之說○城東至之辭○正義曰箋以下章栗與有踐家室連文以此章壇與茹蕙在阪連文則是同在一處不宜分之為二故易傳以為壇邊有阪栗在室內得作一與共為女辭改是難登之物茅蒐延蔓之草生於阪上行者之所以小難但為難淺矣易越而出以自喻已家禁難亦淺矣易以奔男是女欲奔男令迎已之辭也若然

阪有茹蕙可為小難壇乃除地非為阻難而亦言之者物以高下相形欲見阪之難登故先言壇之易踐以形見阪為難耳不取易為義也○**傳**邇近至則遠○正義曰邇近釋詁文室與人相對則室謂宅人居室內而云室近人遠此刺女不待禮故知以禮為遠近

東門之栗有踐家室**傳**栗行上栗也踐淺也云栗而在淺家室之內言易

竊取栗人所啗食而甘者故女以自喻也○行土竝也左傳云斬行栗啗徒覽反本

又作啖亦作噉竝同者常志反**豈不爾思子不我即**

傳即就也云我豈不思望女乎女不就迎我而俱去耳

傳東門至我即○毛以為東門之外有栗樹生於路上無人守護其欲取之則為易有物在

淺室家之內雖在淺室有主守之其欲取之則難以與為婚者得禮則易不得禮則難昏姻之際不可無

禮故貞女謂男子云我豈不於汝思為室家乎但子不以禮就我我無由從子貞女之行非禮不動今鄭國之女何以不待禮而奔乎故刺之○鄭以為女呼男迎已之辭言東門之外栗樹有淺陋家室之內生之栗在淺家易可竊取喻已往父母之家亦易竊取正以栗為與者栗有美味人所嗜食而甘之言已有美色亦男所親愛而悅之故女以自喻女又謂男曰我豈可不於汝思望之乎誠思汝矣但子不於我來就迎之故我無由得往耳女當待禮從男今欲男就迎即去故刺之○栗行至踐淺○正義曰傳以栗在東門之外不處園圃之間則是表道樹也故云栗行上栗行謂道也襄九年左傳云趙武魏絳斬行栗杜預云行栗表道樹踐淺釋言文此經傳無明解準上章亦宜以難易為喻故同上為說也

東門之擘二章章四句

風雨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

風雨淒淒雞鳴喈喈

興也風且雨淒淒然雞猶守時

而鳴喈喈然

云興者喻君子雖居亂世不變改其

節度

淒七西反喈音皆

既見君子云胡不夷

胡何夷說也

云思而見之云何而心不說

說音說下同風雨至不夷○正義

曰言風而且雨寒涼淒淒然雞以守時而鳴音聲喈喈然此雞雖逢風雨不變其鳴喻君子雖居亂世不改其節今日時世無復有此人若既得見此不改其度之君子云何而得不悅言其必大悅也○風且至喈喈然○正義曰四月云秋日淒淒寒涼之意言雨氣寒也二章蕭蕭謂雨下急疾蕭蕭然與淒淒意異故下傳云蕭蕭暴疾喈喈膠膠則俱是鳴辭故云猶喈喈也○胡何夷說○正義曰胡之為何書傳通訓夷悅釋言文風雨蕭蕭雞鳴膠膠定本無胡何二字

風雨蕭蕭雞鳴膠膠

蕭蕭暴疾

一本有喜樂也三字註

也膠膠猶喈喈也

○瀟音蕭 膠音交

既見君子云胡不瘳

瘳愈也

○瘳勑 雷反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

○晦昏也

已止也雞不為如晦而止不鳴

○不為于偽反

既見君子云

胡不喜

風雨三章章四句

子衿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修焉

○鄭國謂學

為校言可以校正道藝

○衿音金本亦作襟徐音琴世亂本或以世字在下

者誤校力孝反注及下注同左傳云鄭人

○遊於鄉校是也公孫弘云夏曰校沈音故

章四句至不修焉○正義曰鄭國衰亂不修學校學者分散或去或留故陳其留者恨責去者之辭

戶

以刺學校之廢也經三章皆陳留者責去者之辭也定本云刺學廢也無校字○鄭國至道藝○正義曰襄三十一年左傳云鄭人游於鄉校然明謂子產毀鄉校是鄭國謂學為校校是學之別名故序連言之又稱其名校之意言於其中可以校正道藝故稱校也此序非鄭人言之箋見左傳有鄭人稱校之言故引以為證耳非謂鄭國獨稱校也漢書公孫弘奏云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是古亦名學為校也禮人君立大學小學言學校廢者謂鄭國之人廢於學問耳非謂廢毀學宮也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青衿青領也學子之所服

學子而俱在學校之中已雷彼去故隨而息之耳禮父母在衣純以青○青如字學子以青為衣領緣衿也或作菁音非純章允反又之閏

子一作生

三詩疏

卷四之四八

汝音於

反。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嗣，習也。古者教以詩樂。

誦之歌之，絃之舞之。云：嗣，續也。女會不傳聲問我。

以恩責其忘已。會，不寄問也。韓詩作詒，詒，寄也。音：毛以為鄭國學校不修，學人散去，其留者思之。

言青青之色者，是彼學子之衣衿也。此青青之子，棄

學而去，悠悠乎我心，思而不見，又從而責之。縱使我

不往，彼見子，子寧得不來學習音樂乎？責其廢業去

學也。鄭唯下句為異，言汝何曾不嗣續音聲傳問

於我，責其遺忘已也。云：青衿，青領。正義曰：釋器

云：衣皆謂之襟。李巡曰：衣皆衣領之襟。孫炎曰：襟交

領也。衿與襟音義同。衿是領之別名，故云青衿。青領

也。衿，領一物，色雖一青，而重言青青者，古人之復言

也。下言青青子佩，正謂青組綬耳。都人士，狐裘黃黃，

謂裘色黃耳，非有二事而重文也。箋云：父母在，衣純

以青，是內所思之人。父母在，故言青衿，若無父母，則

素衿深衣云，具父母衣純以青，孤子衣純以素，是無

父母者用素。嗣，習也。至舞之。正義曰：所以責其

不習者，古者教學子以詩樂，誦之謂背文，閣誦之歌

之謂引聲長誦之。絃之謂以琴瑟播之。舞之謂以手

足舞之。學樂學詩皆是音聲之事，故責其不來習音

王制云：樂正崇四術，立四教。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

以詩書，文王世子云：春誦夏絃，太師詔之。注云：誦謂

歌樂也。絃謂以絲播詩是學詩學樂，皆弦誦歌舞之

責其不來見已，不言來者有所學，則此云不嗣音，不

宜為習樂，故易傳言留者責去者，子曾不傳續音聲

存問我，以恩責其忘已，言與彼有恩，故責其斷絕。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佩，佩玉也。士佩璫珉而青組

綬。○璫，本又作瑗，如竟反。珉，石也。組，組也。玉，玉也。

縱我不往，子寧不來。○正義曰：佩，佩玉也。士佩璫珉而青組

綬。亡中反。組音祖。綬音受。玉，玉也。君子必佩玉。

昔

毛詩疏

卷四之四九

及古閣

亡而作是詩也

傳揚之水二章章六句至是詩。正義曰經二章皆閔忽無臣之

辭忠臣良士一也言其事君則為忠臣指其德行則為良士所從言之異耳終以死亡謂忽為其臣高渠彌所弑也作詩之時忽實未死序以由無忠臣意以此死故閔之有女同車序云卒以無大國之助至於見逐意亦與此同

揚之水不流束楚

傳揚激揚也激揚之水可謂不能流

漂束楚乎

箋云激揚之水喻忽政教亂促不流束楚

言其政不行於臣下

傳漂匹

終鮮兄弟維予與女

云鮮寡也忽兄弟爭國親戚相疑後竟寡於兄弟之

恩獨我與女有耳作此詩者同姓臣也。鮮息淺無反注下同

汝

信人之言人實廷女

傳廷誑也。廷求狂反徐又居望反誑九况反

揚之水至廷女。毛以為激揚之水可謂不能流漂一束之楚乎言能流漂之以與忠臣良士豈不能誅除逆亂之臣乎言能誅除之今忽既不能誅除逆亂又復兄弟爭國親戚相疑終竟寡於兄弟之恩唯我與汝二人而已忽既無賢臣多被欺誑故又誠之汝無信他人之言彼他人之言實欺誑於汝臣皆誑之將至亡滅故閔之鄭唯上二句別義其箋。激揚至臣下。正義曰箋言激揚之水是水之迅疾言不流束楚實不能流故以喻忽政教亂促不行臣下由政令不行於臣下故無忠臣良士與之同心與下勢相連接同為閔無臣之事毛與雖不解揚之水不流束明以王及唐揚之水皆興故為此解

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

傳二人同心也。云二人者

我身與女忽無信人之言人實不信

揚之水二章章六句

出其東門閔亂也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民

人思保其室家焉公子五爭者謂突再也忽子

亶子儀各一也。爭爭鬪之爭注同。亶。出其東

章六句至室家焉。正義曰。作出其東門詩者閔

亂也。以忽立之後。公子五度爭國。兵革不得休息

下民窮困。男女相棄。民人迫於兵革。室家相離。思

得保其室家也。兵謂弓矢干戈之屬。革謂甲冑之

屬。以皮革為之。保者安守之義。男以女為室。女以

男為家。若散則通。民人分散乖離。故思得保有室

家。正謂保有其妻。以妻為室家。經二章皆陳男思

保妻之辭。是思保室家也。其公子五爭。兵革不息

敘其相棄之由。於經無所當也。俗本云。五公子爭

誤也。公子至各一。正義曰。桓十一年。左傳

輶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

如雲衆多也。云有女謂諸見

云祭仲為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宋雍氏

女于鄭莊公生厲公故宋人誘祭仲而執之曰不

立突將死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秋九

月昭公奔衛已亥厲公立是一爭也十五年傳曰

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雍姬知之以

告祭仲祭仲殺雍糾厲公出奔蔡六月乙亥鄭世

子忽復歸于鄭是二爭也十七年傳曰初鄭伯將

以高渠彌為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昭公立懼其

殺已也弒昭公而立公子亶是三爭也十八年傳

曰齊侯師于首止子亶會之高渠彌相七月齊人

殺子亶而轅高渠彌祭仲逆鄭子于陳而立之服

虔云鄭子昭公弟子儀也。是四爭也。莊十四年傳

曰鄭厲公自櫟侵鄭及大陵獲傅瑕傅瑕曰苟舍

我吾請納君與之盟而舍之。六月傅瑕殺鄭子而

納厲公。是五爭也。忽亦再為鄭君。前以太

子嗣立。不為爭篡。故唯數後為五爭也。

棄者也。如雲者，如其從風，東西南北，心無有定。雖則

如雲匪我思存。息不存乎相救急。云匪非也。此

如雲者，皆非我思所存也。息，如字。注及下皆同。沈

反。縞衣綦巾，聊樂我員。縞衣，白色男服也。綦巾，蒼

艾色女服也。願室家得相樂也。云縞衣綦巾，所為

作者之妻服也。時亦棄之，迫兵革之難，不能相畜，心

不忍絕，故言且留樂我員。此息保其室家窮困不得

有其妻，而以衣巾言之。息，不忍斥之。綦，綦文也。古老

反。又古報反。綦，巨基反。樂音洛。注竝同。一音岳。或云

箋，曲樂又音岳。員音云。本亦作云。韓詩作魂，魂，神也。

所上一有己字

思一作恩

為干偽反。出其至我員。毛以為鄭國民人不能

難，乃旦反。保其室家，男女相棄，故詩人閔之。言我

出其鄭城東門之外，有女被棄者，衆多如雲。然女既

被棄，莫不困苦。詩人閔之，無可奈何，言雖則衆多如

雲，非我思慮所能存救，以其衆多不可救拯，唯願使

昔日夫妻更自相得，故言被服縞衣之男子服綦巾

之女人是舊時夫妻，願其還自配合，則可以樂我心

云耳。詩人閔其相棄，故願其相得，則樂。云員，古今字。

助句辭也。鄭以為國人迫於兵革，男女相棄，心不

忍絕，春戀不已。詩人述其意，而陳其辭也。言鄭國之

人有奔其妻者，自言出其東門之外，見有女被棄者

如雲。雲之從風，東西無定。此女被棄，心亦無定。如雲

然，此女雖則如雲，非我思慮之所存。在以其非已之

妻，故心不存焉。彼被棄衆女之中，有著縞素之衣，綦

是

思不得存乎相救急。○**傳**編衣至相樂。○正義曰：廣雅云：編，細繪也。戰國策云：強弩之餘，不能穿魯縞。然則縞是薄繪，不染故色也。顧命云：四人綦弁。注云：青黑白綦，說文云：綦，蒼艾色也。然則綦者青色之小別。顧命為弁色，故以為青黑。此為衣巾，故為蒼艾色。蒼，即青也。艾，謂青而微白為艾草之色也。知縞衣男服，綦巾女服者，以作者既言非我思存，故願其自相配合，故知一衣一巾有男有女。先男後女，文之次也。傳以聊為願，故云願室家得相樂。室家即縞衣綦巾之男女也。○**傳**編衣至綦文。○正義曰：箋以序稱民人思保其室家，言夫思保妻也。經稱有女如雲，是男言有女也。經序皆據男為文，則縞衣綦巾是男之所言，不得分為男女二服。衣巾既共為女服，則此章所言皆是夫自言妻非他人言之。故首尾皆易傳，則詩人為詩，雖舉一國之事，但其辭有為而發，故言縞衣綦巾所為作者之妻服也。已謂詩人自己既相棄，又願且畱，自心不忍絕也。訓聊為且，故言且畱可以樂我云也。箋亦以綦為青色，但綦是文章之色，非染繪

之色，故云綦綦文，謂巾上為此。蒼文非全用蒼色為巾也。○**出其闔閭有女如荼**。○**傳**闔，曲城也。闔，城臺也。茶，英茶也。言皆喪服也。○**傳**云：闔讀當如彼都人士之都，謂國外曲城之中市里也。茶，茅秀物之輕者，飛行無常。○**闔**音因，闔，鄭郭音都。孫氣祥也。徐止奢反。又音蛇。茶音徒秀本。○**雖則如荼匪**

我思且。○**傳**云：匪我思且，猶非我思存也。○**且**音祖，爾雅云：存也。舊反。○**縞衣茹蘆，聊可與娛**。○**傳**茹蘆，茅蒐之染女服也。

娛樂也。○**傳**云：茅蒐染巾也。聊可與娛，且可畱與我為樂，心欲畱之言也。○**娛**本**出**，其至與娛。○**毛**以為亦作虞。○**傳**詩人言我出其鄭國曲

城門臺之外見有女被棄者衆多皆著喪服色白如
荼然雖則衆多如荼非我思所存救以其衆多不可
救恤惟願昔日夫妻更自相得彼服縞衣之男子服
茹蔥之女人是其舊夫妻也願其還得配合可令相
與娛樂閱其相棄故願其相樂○鄭以爲國人有棄
其妻者自言出其曲城都邑市里之外見有女被棄
者如荼飛揚無所常定此女被棄心亦無定如荼然
此女雖則如荼非是我之所思以非已妻故不思之
其中有著縞素之衣茹蔥染巾者是我之妻今亦絕
去且得少時畱住可與之娛樂也情深如此而不能
相畜故閱之○**閹**曲至喪服○正義曰上言出其
東門此文亦言出其閹闔字皆從門則知亦是人所
從出之處釋宮云閹謂之臺是閹爲臺也出謂出城
則閹是城上之臺謂當門臺也閹既是城之門臺則
知閹是門外之城即今之門外曲城是也故云閹曲
城闔城臺說文云閹闔城曲重門謂閹爲曲城釋草
有荼苦菜又有荼萎葉邶風誰謂荼苦即苦菜也周
頌以薺荼蓼即委葉也鄭於地官掌荼注及既夕注

與此箋皆云茶茅秀然則此言如茶乃是茅草秀出
之穗非彼二種茶草也言茶莢茶者六月云白旆央
央是白貌茅之秀者其穗色白言女皆喪服色如茶
然吳語說吳王夫差於黃池之會陳兵以脅晉萬人
爲方陳皆白常白旗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茶壹昭
云茶茅秀亦以白色爲如茶與此傳意同女見棄所
以喪服者王肅云見棄又遭兵革之禍故皆喪服也
○**閹**讀至無常○正義曰以爾雅謂臺爲闔不在
城門之上此言出其不得爲出臺之中故轉爲彼都
人士之都都者人所聚會之處故知謂國外曲城中
之市里也以詩說女服言綦中茹蔥則非盡喪服不
得爲其色如茶故易傳以荼飛行無常與上章相類
也爲義

出其東門二章章六句

野有蔓草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於兵革男

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不期而會謂不相與期

而自俱會音蔓野有蔓草二章章六句至會焉

思得逢遇男女合會之時由君之恩德潤澤不流及於下文征伐不休國內之民皆窮困於兵革之事男女失其時節不得早相配耦思得不與期約而相會遇焉是下民窮困之至故述其事以刺時也男女失時謂失年盛之時非謂昏之時月也毛以謂君之潤澤不下流下章首二句是也思不期而會下四句是也鄭以經皆是思不期而會之辭言君之潤澤不流下敘男女失時之意於經無所當也

野有蔓草零露漙漙興也野四郊之外蔓延也漙漙

然盛多也云零落也蔓草而有露謂仲春之時草

始生霜為露也周禮仲春之月令會男女之無夫家

者溥本亦作團徒端反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

願兮清揚眉目之間婉然美也邂逅不期而會適

其時願婉於阮反邂逅胡豆反野有至願兮毛

蔓延之草草之所以能延蔓者由天有隕落之露漙漙然霑潤之兮以興民所以得蕃息者由君有恩澤之化養育之兮今君之恩澤不流於下男女失時不得婚娶故於時之民乃思得有美好之一人其清揚眉目之間婉然而美兮不設期約邂逅得與相遇適我心之所願兮由不得早婚故思相逢遇是君政使然故陳以刺君鄭以蔓草零露記時為異餘同野四至盛多正義曰釋地云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是野在四郊之外此唯解文不言與意王肅云草之所以能延蔓被盛露也民之所以能蕃息蒙

毛詩流 卷四之四十六 及古閣

正義下章首三下恐上誤

君澤也。○零落至夫家。○正義曰：靈作零字，故為落也。仲春仲秋，俱是晝夜等溫涼中。九月霜始降，仲秋仍有露，則知正月猶有霜。二月始有露，故云蔓草生而有露，謂仲春時也。所引周禮地官媒氏有其事，取其意不全，取文與彼小異。鄭以仲春為媒月，故引以證此為記時。言民思此時而會者，為此時是婚月也。故野有蔓草，零露漙漙。漙漙盛貌。○漢如羊反，有

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與子偕臧。臧善也。

野有蔓草三章章六句

溱洧刺亂也。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行，莫之能

救焉。救猶止也。亂者，士與女合會溱洧之上。溱洧側中反，下于軌反。說文：溱，洧水出鄭。溱水出桂陽也。

救焉。救猶止也。亂者，士與女合會溱洧之上。溱洧側中反，下于軌反。說文：溱，洧水出鄭。溱水出桂陽也。

春水

溱與洧，方渙渙兮。溱洧，鄭兩水名。渙渙，盛也。云仲春之時，冰以釋，水則渙渙然。渙，呼亂反。韓詩作洹。洹，音丸。說文：洹，洧水也。

士與女方秉蘭兮。蘭，蘭也。云男女相棄各反。父弓。

無匹偶，感春氣，竝出託采芬香之草，而為淫泆之行。○蘭，古顏反，字從草，韓詩云蓮也。若作竹下，是簡策之字耳。泆，音逸。行，下孟反。

女曰觀乎。士曰觀乎。欲與士觀於寬間之處，既已也。士曰已觀矣，未從之也。且音祖，往也。徐子胥反。下章放此，間音閑，處昌慮反。

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訏，大也。云洵，信也。女情急，故勸男使往觀於洧之外，言其土地信寬

也。士曰已觀矣，未從之也。且音祖，往也。徐子胥反。下章放此，間音閑，處昌慮反。

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訏，大也。云洵，信也。女情急，故勸男使往觀於洧之外，言其土地信寬

也。士曰已觀矣，未從之也。且音祖，往也。徐子胥反。下章放此，間音閑，處昌慮反。

相謔許略反勺時灼
反藥芍藥香草也
韓詩云離草也言
將離別贈此草也

大又樂也於是男則往也。洵息旬反韓詩作恂詩
樂貌也樂音
洛注下同
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

藥香草。云伊因也士與女往觀因相與戲謔行夫
婦之事其別則送女以勺藥結恩情也。漆與洵至
義曰鄭國淫風大行述其為淫之事言漆水與洵水
春水既泮方欲渙渙然流盛兮於此之時有士與女
於田野共為淫泆士既與女相見女謂士曰觀於窻
間之處乎意願與男俱行士曰已觀乎止其欲觀之
事未從女言女情急又勸男云且復更往觀乎我聞
洵水之外信寬大而且樂可相與觀之士於是從之
維士與女因即其相與戲謔行夫婦之事及其別也
上愛此女贈送之以勺藥之草結其恩情以為信約
男女當以禮相配今淫泆如是故陳之以刺亂。

蘭蘭。正義曰陸璣疏云蘭即蘭香草也春秋傳曰
刈蘭而卒楚辭云紉秋蘭孔子云蘭當為王者香草
皆是也其莖葉似藥草澤蘭廣而長節節中赤高四
五尺漢諸池苑及許昌宮中皆種之可著粉中藏衣
著書中辟白魚。洵計大。正義曰釋詁文。洵
信至則往。正義曰洵信釋詁文以士曰既且是男
答女也且往觀乎與上女曰觀乎文勢相副故以女
勸男辭言其寬且樂於是男則往也下句是男往之
事。勺藥香草。正義曰陸璣疏云今藥草勺藥
無香氣非是也未審今何草。伊因。正義曰因
觀寬間遂為戲謔。漆與洵。劉其清矣。劉深貌。音雷
故以伊為因也。士與女。殷其盈矣。殷眾也女曰觀乎士
也。說文流清也。力尤反。洵計且樂維士與女伊其
將謔贈之以勺藥。云將大也。

將謔贈之以勺藥。云將大也。

三詩流 卷四下 十八 及古閣

溱洧二章章十二句

鄭國二十一篇五十三章二百八十三句

毛詩註疏卷第四

四之四

毛詩註疏卷第五

五之一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毛詩國風

齊雞鳴詒訓傳第八

陸曰齊者太師呂望所封之國也其地少昊爽鳩氏之墟在禹

貢青州岱嶺之陰濰淄之野都營丘之側禮記云太公封於營丘是也

齊譜

齊者古少皞之世爽鳩氏之墟○正義曰昭二十年左傳云齊侯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

如何晏子對曰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蒯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薄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古若無死爽

鳩氏之樂非君之所願也以爽鳩始居齊地故云爽鳩氏之墟舉其始居者略季蒯薄姑之時不言之也

毛詩疏

卷五之一

及古

薊 薊

又昭十七年左傳鄭子曰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
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祝鳩氏司徒也爽
鳩氏司寇也杜預云爽鳩鷹也鷲故為司寇主盜賊
以此知爽鳩氏當少皞之世少皞以鳥名官其言爽
鳩猶周之司寇故爽鳩是其官耳其人之名氏則未
聞也。周武王伐紂封太師呂望於齊是謂齊太公
地方百里都營丘。正義曰齊世家云太公望呂尚
者東海上人也其先祖世為四岳佐禹平水土甚有
功於虞夏之際封於呂或封於申姓姜氏尚其後苗
裔也從其封姓故曰呂尚西伯獵遇太公於渭之陽
與語大悅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興
子真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
俱歸而立為太師文王崩武王伐紂師尚父堪君多
難於是武王平商而天下封師尚父於齊都營丘
是武王封太公都營丘之事也太公封地方百里者
鄭約而知之以王制云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
五十里有五等之爵則非殷制其言千七百七十三
國又并夏制是武王時也故注云周武王初定天下

更立五等之爵增以子男而猶因殷之地是武王之
時大國百里大公以元勛明知太公封齊為大國百
里可知也水所營統故曰營丘釋丘云水出其左營
丘孫炎曰今齊之營丘淄水過其南及東是也以丘
臨水謂之臨淄與營丘一地也故漢書地理志云齊
郡臨淄縣師尚父所封也應劭曰齊獻公自營丘徙
此臣瓚案臨淄即營丘也今齊之城內有丘即營丘
也如瓚之言臨淄營丘即是一地應劭言獻公自營
丘徙臨淄是劭之謬也當云自薄姑徙臨淄耳齊世
家云哀公之弟胡公始徙都薄姑而周夷王之時哀
公之同母少弟山殺胡公而立是為獻公因徙薄姑
都臨淄據此則齊唯胡公一世居薄姑耳以後復
都臨淄也悉民云仲山甫徂齊傳曰古者諸侯逼隘
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蓋去薄姑遷於臨淄以為
宣王之時始遷臨淄與世家異者史記之文事多疏
略夷王之時哀公弟山殺胡公而自立後九年而卒
自武王九年厲王之奔止自胡公之所殺為十八年
而本紀云厲王三十七年出奔計十九年不及夷王

毛詩疏

卷五之二

及古閣

奄君薄姑故注云或疑為薄姑齊地非奄君名也。成王用周公之灋制廣大邦國之境而齊受上公之地更方五百里其封域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正義曰按大司徒職制諸侯之封疆公五百里齊雖侯爵以大功而作太師當與上公地等故知取上公地也其東至于海以下僖四年左傳管仲之言也。在禹貢青州岱山之陰濰淄之野。正義曰禹貢云海岱惟青州注云州界自海西至岱又曰濰淄其道注云濰淄雨水名地理志云濰水出今琅邪箕屋山淄水出泰山萊蕪縣源山然則青州在海岱之間濰淄即青州之水也又地理志云臨淄在海岱之間一都會也桓十六年公羊傳曰衛朔越在岱陰齊居山之陰也都臨淄禹貢濰淄共文明其相近故云濰淄之野。其子丁公嗣位於王官。正義曰昭十二年左傳楚靈王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汲王孫牟爨父禽父並事康王又顧命云命仲桓南宮手倕爨齊侯呂汲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成王之崩職掌虎賁又事康王明為王官

也但未知何官耳以太公為王官之伯丁公又在王朝故云嗣位謂嗣王官之位耳未必嗣為太師也孔安國顧命注云汲為天子虎賁氏謂當時為之耳亦未終於此官也。後五世哀公政衰荒淫怠慢紀侯譜之於周懿王使烹焉齊人變風始作。正義曰齊世家云太公卒子丁公汲立卒子乙公得立卒子癸公慈母立卒子哀公不辰立是為五世至哀公也莊四年公羊傳齊哀公烹於周紀侯譜之世家亦云紀侯譜之周烹哀公二文皆言周烹之耳不言懿王也徐廣以為周夷王烹之鄭知是懿王者以世家既言烹哀公乃云而立其弟靜是為胡公當周夷王時哀公之同母弟少弟山殺胡公而自立是為獻公言夷王之時山殺胡公則胡公之立左夷王前矣受譜烹人則是衰闇之主夷王上有孝王書傳之文不言孝王者有大罪去國周本紀云懿王立王室遂衰自懿王為始明懿王受譜烹矣且本紀稱懿王之時詩人作到得不以懿王之時雞鳴詩作而言懿王之時于是以知烹之者懿王也然則胡公以懿王時立歷孝王至

已詩流

卷五之二四

及古蜀

到一作刺

夷王之時而被殺以王世不長而齊君壽考故得一君當三王也謚法曰保民耆艾曰胡則知胡公為君歷年久矣以此益明非是夷王烹哀公也世家又云獻公子卒子武公壽立卒子厲公無忌立卒子文公赤立卒子成公說立卒子莊公購立卒子釐公祿父立卒太子諸兒立是為襄公此其君世之次也詩雞鳴序云刺哀公荒淫怠慢還序云刺哀公好田獵則皆哀公詩也著東方之口東方未明三篇皆云刺而不舉號謚則舉上明下亦為哀公詩矣南山甫田盧令載驅四篇皆云刺襄公則襄公詩也做笱刺文姜猗嗟刺魯莊公皆由襄公淫妹而作亦襄公詩也故鄭於左方中皆以此而知也自哀公至於襄公其間有八世皆無詩孫毓以為哀公荒淫畱色怠慢朝政晏起內朝羣臣所患故作雞鳴之歌蟲飛月光之辭安能侵夜失節之漏而當早興乎如此何怠慢之有也何憎之戒也自哀至襄其間八世未審此詩指刺何公耳斯不然矣子真親承聖旨齊之君世號謚未亡若有別責餘君作敘無容不悉何得闕其所刺不

暫恐暫誤

斤言乎夫人畱色雞鳴作歌刺哀公怠慢非性然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夫人不能警戒切以月光之歌挈壺氏廢其所掌責以顛倒之詠各隨所失作詩刺之故曰不能晨夜不夙則暮昭暫若此復何所疑且衡門誘僖公愿而無立志則慙愿之人未必耽淫於色而東門之池刺其君之淫昏斯非一人而行反者乎況此前後不同所失各異何獨怪之耳按襄二十九年左傳魯為季札歌齊曰美哉此詩皆云刺彼云美哉者以雞鳴有息賢妃之事東方未明雖刺無節尚能促遽自警詩人懷其舊俗故有箴規故季札美其聲非謂詩內皆是美事

雞鳴息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

警戒相成之道焉○妃芳非反慢武諫反警居領反本又作敬音同

三章章四句至道焉○正義曰作雞鳴詩者思賢妃也所以思之者以哀公荒淫女色怠慢朝政此

由內無賢妃以相警戒故也君子見其如此故作此詩陳古之賢妃貞女夙夜警戒於夫以相成益之道焉二章章首上二句陳夫婦可起之禮下二句述諸侯夫人之言卒章皆陳夫人之辭以哀公荒淫故夫人與戒君子使不畱色怠慢故陳人君早朝戒君子使不惰於政事皆陳與夫相警戒成之事也云荒淫者謂廢其政事淫於女色由淫而荒故言荒淫也賢妃即貞女也論其配夫則為賢妃指其行事則為貞女所從言之異耳相成者以夫妻為耦義在交益妻能成夫則妻亦成矣故以相成言之車羣思得賢女乃思得其人以配王此思賢妃直思其相成之道不言思得其人作者之意異也

雞既鳴矣朝既盈矣

雞鳴而夫人作朝盈而君作

云雞鳴朝盈夫人也君也可以起之常禮

反注下皆

同匪雞則鳴蒼蠅之聲

云夫人以蠅聲為雞鳴則起早於常禮敬也

反雞鳴思賢妃也至蒼蠅之聲正義曰以哀公

夫之辭言古之夫人與君寢宿至於將旦之時乃言

曰雞既為鳴聲矣朝上既以盈滿矣言雞鳴道已可

起之節言朝盈道君可起之節已以雞鳴而起欲令

君以朝盈而起也作者又言夫人言雞既鳴矣之時

非是雞實則鳴乃是蒼蠅之聲耳夫人以蠅聲為雞

鳴聞其聲而即起是早於常禮恭敬過度而哀公好

色淹畱夫人不戒令起故刺之雞鳴而夫人可起

正義曰解夫人言此二句之意以雞鳴而夫人可起

朝盈而君可起二者是夫人與君可以起之常禮故

言之以戒君也若然雞鳴而夫人已起於朝盈之時

夫人不在君所而得言朝盈以戒君者以雞鳴之後

未幾而朝盈朝盈與雞鳴時節相將以雞既鳴知朝

將盈故夫人於雞鳴之時并云朝盈耳非是知朝盈之後復來告君也朝盈謂羣臣辨色始入滿於朝上○夫人之在君所心常驚懼恆恐傷晚故以蠅聲為雞鳴則起早於常禮是夫人之敬也書傳說夫人御於君所之禮云太師奏雞鳴於階下夫人鳴玉佩於房中告去則雞鳴以告當待太師告之然此夫人自聽雞鳴者彼言告御之正禮有司當以時告君此說夫人相警戒不必待告方起故自聽之也上句雞鳴朝盈并言之此經不重述朝盈者欲見夫人之敬止須述謬聽雞鳴耳不須重述朝盈也何則夫人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傳東方明則夫人纒笄而朝朝已昌盛則君聽朝傳云東方明朝既昌亦夫人也君也可以朝之常禮君日出而視朝傳○纒色蟹反笄霜綺反匪東方則明

月出之光

傳

見月出之光以為東方明

傳

云夫人以

月光為東方明則朝亦敬也

傳

東方至之光○正義曰上言夫人早起此

又言其早朝夫人言東方既已明矣朝上既已盛矣言東方已明道已可朝之節言朝既昌矣道君可朝之節已以東方明而朝欲令君以朝昌盛而朝也作者又言夫人言東方明矣之時非是東方則實已明乃是月出之光耳夫人以月出之光為東方明見其明而即朝是早於常禮恭敬過度今哀公怠慢晚朝而夫人不戒故刺之○傳東方至聽朝○正義曰此經二句亦陳夫人之辭東方明故夫人朝君朝既昌君可聽朝上章夫人因已以雞鳴而起即言朝盈以戒君此夫人因起以東方明時朝君即言朝既昌以戒君故亦并言此二句也士昏禮注纒緇髮纒廣充幅長六尺笄今時簪傳言夫人纒笄而朝首服纒笄以朝君案禮特牲饋食及士昏禮皆云纒笄縮衣注云縮綺屬此衣染之以黑其繪本名曰縮則首服纒

笄必以綃衣配之。此以纒笄朝君，則當身服綃衣也。天官內司服，鄭注：差次服之，所用鞠衣、黃、桑之所服。展衣以禮見王及賓客之服，祿衣御於王之服。又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為副編次。注云：副所以覆首，服之以從王祭祀，編編列髮為之。服之以告，桑次次第髮長短為之。服之以見王，王后之燕居亦纒笄，總而已。凡諸侯夫人於其國衣服，與王后同。如鄭此言，則夫人以禮見君，當服展衣。御於君，當服祿衣。皆首服次。燕居乃服纒笄耳。此傳言纒笄而朝者，展衣以見君，祿衣以御君。鄭以周禮六服差次所用為說耳。非有經典明文。列女傳：魯師氏之母齊姜，戒其女云：平旦纒笄而朝，則有君臣之嚴。莊二十四年公羊傳：何休注：其言與列女傳亦同。然則古之書傳有言夫人纒笄而朝者，毛當有所依據而言。未必與鄭同也。或以為夫人纒笄而朝，謂聽治內政。按列女傳稱纒笄而朝，則有君臣之嚴，謂朝於夫，非自聽朝也。此傳亦云纒笄而朝，文與彼同。安得聽內政乎？宮內之政，蓋應寡耳。君於外政，尚日出而朝。夫人何當先君之

早一作旦

夢

夫人一作大夫

朝而聽內政，且東方始明，君時初起，眾妾皆當朝。君夫人有何可治，而以東方既明，便即聽之。傳又言朝已昌盛，則君聽朝於君言聽朝，夫人言而朝，足知纒笄而朝君矣。上章言朝既盈矣，謂朝已有人，君可以起。此言朝既昌矣，謂盛於盈時，羣臣畢集，故君可以聽朝。朝昌謂日出時也。故箋云：君日出而視朝，玉藻文：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古之夫人配其君子，亦

不忘其敬。



云：蟲飛薨薨，東方早明之時，我猶樂與

子臥而同夢，言親愛之無已。

○夢呼弘反，如音配本亦作配，樂音岳，又五教

反。會且歸矣，無庶子子憎。會，會於朝也。卿大夫朝

會於君朝聽政，夕歸治其家事，無庶子子憎，無見惡

於夫人。云：庶眾也，蟲飛薨薨，所以當起者，卿大夫

朝者且罷歸故也無使衆臣以我故憎惡於子戒之也。○且七也反沈子餘反朝會此一朝如字音張也。○遙反惡鳥路反下同於夫音符或依字讀者非也。蟲飛至子憎。○正義曰上言欲君早起此又述其欲早起之意夫人告君云東方欲明蟲飛薨薨之時我甘樂與君臥而同夢心非願欲早起也所以必欲令君早起朝者以卿大夫會聚我君之朝且欲得早罷歸矣無使衆臣以我之故於子之身加憎惡也子謂君也君若與我同臥不早聽朝則事不速訖罷朝必晚衆臣憎君是由我故故欲令君早起無使見惡於夫人刺今不能然今定本作與子憎據鄭云我我是予之訓則作與者非也。○傳古之至其敬。○正義曰以恭敬之事施於疏遠其於至親可以無敬夫人樂與同夢相親之甚猶尚早起早朝雖親不敢忘敬故云古之夫人配其君子情雖至親亦不忘敬刺今夫人得與君子相配則忘敬晚興也以親而猶敬故言亦亦疏遠也。○蟲飛至無已。○正義曰大戴禮羽

爲

蟲三百六十鳳凰謂之長則鳥亦稱蟲此蟲飛薨薨未必唯小蟲也以將曉而飛是東方且欲明之時即上雞鳴時也。○傳會會至夫人。○正義曰言會言歸則是會於朝歸於家故知謂卿大夫於朝旦之時會於君朝聽政於夕晚之時歸治其家事成十二年左傳曰世之治也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是於夕而不治公事故歸治家事也云無見惡於夫人夫人謂卿大夫卿大夫欲早罷歸不得早罷則憎惡君是見惡於卿大夫也。○釋云庶衆。○正義曰釋詁文

雞鳴三章章四句

還刺荒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遂

成風俗習於田獵謂之賢閑於馳逐謂之好焉

荒謂政事廢亂。○還音旋韓詩作嬾嬾好貌好呼報反厭於豔反又於占反本或作

傳疑當作後著序註同

歷音同止也

說

○還三章章四句至好焉。正義曰：作還詩者刺荒也，所以刺之者

以哀公好田獵，從逐禽獸而無厭，是在上既好，下亦化之，遂成其國之風俗，其有慣習於田獵之事

者，則謂之為賢，閑於馳逐之事者，則謂之為好。君上以善田獵為賢好，則下民皆慕之，政事荒廢，化

之使然，故作此詩以刺之。經三章皆士大夫相答之辭，是遂成風俗，謂之賢好之事。

子之還兮，遭我乎狝之間兮。

傳

還，便捷之貌。狝，山名。

箋

云：子也，我也，皆士大夫也，俱出田獵而相遭也。

○乃狝

反說文云：狝，山在齊，崔集注本作噉，便捷本亦作便旋。

竝驅從兩肩兮，揖我謂

我儂兮。

傳

從，逐也。獸三歲曰肩，儂，利也。

箋

云：竝，併也。

子也，我也，併驅而逐禽獸，子則揖耦，我謂我儂譽之。

也譽之者，以報前言還也。

○驅本又作駟，曲具反。注下同，肩如字，說文云：三歲

豕肩相及者，本亦作豨，音同，又音牽，揖一入反。儂許

全反，韓詩作媮，音權，好貌，併步頂反。下文同。譽音餘

下，成俗。士大夫在田相逢，歸說其事，此陳其辭也。

我本在田，語子曰：子之便捷還然兮，當爾之時，遭值

我於狝山之間兮，於是子即與我竝行驅馬，逐兩肩

獸兮，子又揖耦，我謂我甚儂利兮，聚說田事，以為戲

樂而荒廢政事，故刺之。○還，便至山各。正義曰：此還與下茂，好昌盛，皆是相譽之辭，以其善於田獵

故知還是輕便捷速之貌也。獵之所在非山則澤，下言之陽，此言之間，則是山之南山側，故知狝山名。○

非國君也，然馳車逐獸，又非庶人，故知子也。我也，皆士大夫出田相遭也。○**傳**從逐至儂利。○正義曰：大

司馬云：大獸公之，小禽私之。七月云：言私其豳，獻豸于公，則肩是大獸，故言三歲曰肩。儂利言其便利，馳

逐子之茂兮遭我乎猎之道兮傳茂美也竝驅從兩

牡兮揖我謂我好兮傳云譽之言好者以報前言茂

也傳牡茂傳昌盛也傳昌盛也傳昌盛也

云昌佼好貌傳倭古卯反傳竝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

臧兮傳狼獸名臧善也傳狼獸名臧善也傳正義曰

微絕有力迅舍人曰狼牡各獲牝各狼其子名微絕

有力者名迅孫炎曰迅疾也陸璣疏云其鳴能小能

大善為小兒啼聲以誘人去數十步其敏捷者雖善

還三章章四句

用兵者不能免也其膏可煎和其皮可為裘故禮記

狼臠膏又曰君之右虎裘厥

左狼裘是也臧善釋詁文

著刺時也時不親迎也傳時不親迎故陳親迎之禮

以刺之傳著直居反又直據反又音於詩內傳著

章章三句至親迎傳正義曰作著詩者刺時也所

以刺之者以時不親迎故陳親迎之禮以刺之也

毛以為首章言士親迎二章言卿大夫親迎卒章

言人君親迎俱是受女於堂出而至庭至著各舉

其一以相互見鄭以為三章共述人臣親迎之禮

雖所據有異俱是陳親迎之禮以刺今之不親迎

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傳俟待也門屏之間曰

著素象瑱傳云我嫁者自謂也待我於著謂從君子

而出至於著君子揖之時也我視君子則以素為充

象瑱吐遍反以縣音
玄下同為執都覽反

之

耳謂所以懸瑱者或名為紃織之人君五色臣則三
色而已此言素者目所先見而云尚之以瓊華乎而

傳瓊華美石士之服也 **箋**云尚猶飾也飾之以瓊華

者謂懸紃之末所謂瑱也人君以玉為瓊華石色似

瓊也 **傳**侯我至乎而毛以為士親迎夫既受婦於

也妻言君子待我於門內之著乎而我見君子塞耳

之瑱以素象為之乎而又見其身之所佩飾之以瓊

華之石乎而言士親迎妻見其服飾今不親迎故舉

以刺之也鄭以為總言人臣親迎其妻見其冠飾

君子待我於著之時我見君子充耳以素絲為之其

未飾之以瓊華之石言用素絲為紃以懸瓊華之石

為瓊也 **傳**侯待至象瑱正義曰侯待釋詁文釋

宮云門屏之間謂之宇李巡曰門屏之間謂正門內

兩塾間名宇孫炎曰門內屏外人君視朝所宇立處

也著與宇音義同楚語稱曰公子張驟諫靈王王病

之曰子復語不穀雖不能用吾置之於耳對曰賴君

之用也故言不然巴浦之犀犛象其可盡乎其又

以繩為瑱韋昭云瑱所以塞耳言四獸之牙角可以

為瑱是象可以為瑱此言充耳以素可以充耳而色

素者唯象骨耳故知素是象瑱毛以此章陳士蓋士

以象為瑱也 **傳**我嫁至而云正義曰此說親迎

之事而言待我則是夫之待妻故知我是嫁者自謂

也士昏禮壻親迎至於女家主人揖入賓執雁從至

於廟門揖入三揖至於階三讓主人升西面賓升北

面奠雁再拜稽首降出婦從自西階主人不降送

是受女於堂導之以出故此婦從君子而出至著君

子揖之下箋亦云揖我於庭不言揖我於堂者婚禮

女立于房中南面壻於堂上待之拜受即降禮於堂

門而揖明女家引出之時亦每而揖故知至著君子
 揖之之時也我視君子則以素為充耳所謂懸瑱言
 懸瑱之繩用素非為瑱耳桓二年左傳云衡統紘緹
 是懸瑱之繩故云或名為紘魯語敬姜云王后親織
 玄統織線為之即今之條繩必用雜綵線為之故言
 織之人君九色臣則三色直言人君與臣不辨尊卑
 之異蓋天子諸侯皆五色卿大夫士皆三色其色無
 文正以人君位尊備物當具五色臣則下之宜降殺
 以兩耳此詩刺不親迎宜陳人臣親迎之事經有素
 青黃三色故為臣則三色又解三色而獨言素者以
 其素色分明目所先見故先言之婿受女於堂從堂
 而後至庭至著目所先見當在堂見素而以素配著
 為章者取其韻句故耳或庭先見青堂先見黃以為
 章次王肅云王后織玄統天子之玄統一玄而已何
 云具五色乎王基理之云統今之條豈有一色之條
 色不雜不成為條王后織玄統者舉夫色尊者言之
 耳義或當然○**瑗**華至之服○正義曰瑗是玉之
 美名華謂色有光華此否似瑗玉之色故云美石士

之服者蓋謂衣服之飾謂為佩也玉藻云士佩璫珉
 玉此云石者以石色似玉故禮通貴賤皆以玉言之
 毛以士賤直言美石故下章乃言似玉王肅云以美
 石飾象瑗按瑗之所用其物下耳不應以石飾象其
 為一物王氏之說未必得傳旨也瑗華瑗瑗瑗瑗其
 文相類傳以此章為士服二章為卿大夫之服卒章
 為人君之服者以序言時不親迎則於貴賤皆不親
 迎此宜歷陳尊卑不親迎之事故以每章為一人耳
 非以瑗華瑗瑗瑗瑗瑗瑗瑗瑗瑗瑗瑗瑗瑗瑗瑗瑗瑗瑗
 不親迎之事以大夫居位尊於士其石當美於士服
 故言似玉耳其實三者皆美石也○**瑗**尚猶至似瑗
 謂統用素也此言飾之瑗華是就統而加飾故言謂
 懸統之末所謂瑗也君子偕老說夫人之服而云玉
 之瑗兮故知人君以玉為瑗君乃用玉臣則不可而
 瑗是玉名嫌臣亦用玉故辨之云瑗華美石色似瑗
 者也非用瑗為瑗也箋既言人君以玉即云瑗華美
 石二章箋云石色似瑗似瑗皆以為似則鄭意三章

同說人臣親迎非人君也上箋唯言臣則三色不辨
臣之尊卑蓋三章總言卿大夫士也以其言於著於
庭於堂正是待有先後不宜分為異人故為總述人
臣親迎之法孫毓云按禮之名充耳是塞耳即所謂
瑱懸當耳故謂之塞耳懸之者別謂之統不得謂之
充耳猶瑱不得名之為統也故曰玉之瑱兮夫設纓
以為冠不得謂冠是纓之飾結組以懸佩不可謂佩
所以飾組今獨以瑱為統之飾謬於名而失於實非
作者之意以毛王為長斯不然矣言充耳者固當謂
瑱為充耳非謂統也但經言充耳以素素絲懸之非
即以素為充耳也既言充耳以素未言充耳之體又
言飾之以瓊華正謂以瓊華作充耳人臣服之以為
飾非言以瓊華飾統何當引冠纓組佩以為難乎經
言飾之必有所飾若云不得以瓊華飾統則瓊華又
何所飾哉即如王肅之言以美石飾象瑱象骨賤於
美石謂之飾象何也下傳以青為青玉黃為黃玉又
當以石飾玉子以經之文勢既言充耳以素即云飾
之以瓊華明以瓊華為充耳懸之以素絲故易傳以

瑩音榮又音營補

言

素絲為統瓊華為瑱也。侯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傳青青
玉傳云待我於庭謂揖我於庭時青統之青也尚之
以瓊瑩乎而傳瓊瑩石似玉卿大夫之服也傳云石
色似瓊似瑩也傳青謂以青玉為瑱故云青謂青玉
此章說卿大夫之事下章說人君之事考工記玉人
云天子用金則公侯以下皆玉石雜言青玉黃玉亦
謂玉石雜也。侯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傳黃黃玉
云黃統之黃尚之以瓊英乎而傳瓊英美石似玉者
人君之服也傳云瓊英猶瓊華也傳瓊英猶瓊華
云木謂之華草謂之榮榮而不實者謂之英然則英
是華之別名故言瓊英猶瓊華二章瓊瑩俱玉石名
毛詩疏 卷五之二十四 及古閣

也故云似瓊似瑩英華是玉光色故不言似英似華耳今定本云瓊英猶瓊華瓊瑩兼言瓊瑩者蓋衍字也

著三章章三句

東方之日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

也。刺衰色追反本或作刺襄公。東方之日二章章五句至

禮化。正義曰作東方之日詩者刺衰也哀公君

臣皆失其道不能以禮化之是其時政之衰故刺

之也。毛以為陳君臣盛明化民以禮之事以刺當

時之衰。邶則指陳當時君臣不能化民以禮雖屬

意異皆以章首一句東方之日為君失道東方之

淫奔不能以禮化之事。

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興也日出東方人

君明盛無不照察也姝者初昏之貌。云言東方之

日者勲之乎耳有姝然美好之子來在我室欲與我

為室家我無如之何也日在東方其明未融興者喻

君不明。朱反。在我室兮履我卽兮。履禮也。云

卽就也在我室者以禮來我則就之與之去也言今

者之子不以禮來也。東方至卽兮。毛以為東方

出東方無不鑒照喻君德明盛無不察理此明德之

君能以禮化民皆依禮嫁娶故其時之女言彼姝

然美好之子來在我之室兮此子在我室兮由其以

禮而來故我往就之兮言古人君之明盛刺今之昏

也。

三詩流

卷五二十五

及古閣

闇言昏姻之正禮以刺今之淫奔也。鄭以為當時男女淫奔假為女拒男之辭以刺時之衰亂有女以男逼已乃訴之言東方之日兮以喻告不明之君今由君不明致此強暴今有彼姝然美好之子來在我之室兮欲與我為室家我無奈之何又言已不從之意此子在室兮若以禮而來我則欲就之兮今不以禮來故不得從之不能以禮化民至使男淫女訴故刺之。傳日出至之貌。正義曰日出東方漸以明盛照臨下土故以喻人君明盛無不照察謂明照下民察理其事使之不敢淫奔彼姝者女言其就女親迎之事故以姝為初婚之貌與箋云美好亦同王肅云言人君之明盛刺今之昏闇。箋東方至不明。○正義曰箋以序言君臣失道不言陳善刺惡則是當時實事也不宜為明盛之君故易傳以東方之日者此君於日以情訴之也日之明盛在於正南又解不以南方之日為與者以日在東方其明未融故舉東方之日以喻君之不明也昭五年左傳云日上其中明而未融其當且乎服虔云融高也按既醉昭明

有融傳云融長也謂日高其光照長遠日之旦明未高故以喻君不明也若然男女淫奔男倡女和何以得有拒男之女而訴於君者詩人假言女之拒男以見男之強暴明其無所告訴終亦共為非禮以此見國人之淫奔耳未必有女終能守禮訴男者也。傳履禮。○正義曰釋言文上喻人君明盛此必不與鄭同王肅云言古婚姻之正禮刺今之淫奔。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闥兮。傳月盛於東方君明於上若日也臣察於下若月也闥門內也。傳云月以興臣月在東方亦言不明。闥他達反韓詩云。傳月盛至門。○正義曰以序言君門屏之間曰闥。傳臣失道則君臣茲責故知以月盛東方喻臣明察也云闥門內者以上章在我在我闥室今謂來入其家又闥字從門故知門內也。在我闥兮履我發兮。傳發行也。傳云以禮來則我行而與之

去傳發行。正義曰：以行必發足而去，故以發為行也。

東方之曰二章章五句

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朝廷與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

氏不能掌其職焉。傳號令猶招呼也。挈壺氏掌漏

刻者，朝直遙反。注皆同。挈若結反。又疏東方三句至職焉。正義曰：作東方未明詩者，刺無節也。所以刺之者，哀公之時，朝廷起居，或早或晚，而無常節度，號令招呼，不以其時。人君置挈壺氏之官，使主掌漏刻，以昏明告君。今朝廷無節，由挈壺氏不能掌其職事焉。故刺君之無節，且言置挈壺氏之官，不得其人也。朝廷是君臣之總辭，此則非斥言其君也。興起也。居安坐也。言君之坐起無時節也。由起居無節，故號令不時，即經上二章是也。挈

壺氏不能掌其職，卒章是也。傳號令至刻者。正義曰：以經言自公召之，故云號令猶招呼也。挈壺氏於天子為司馬之屬，其官士也。故夏官序云：挈壺氏，下士六人。注云：挈讀如挈髮之挈。壺盛水器也。世主挈壺水以為漏，然則挈壺者，懸繫之名。刻謂置箭壺內，刻以為節，而浮之水上，令水漏而刻下，以記晝夜昏明之度數也。以序言不能掌其職焉，故舉其所掌之事也。

東方未明，顛倒衣裳。傳上曰衣，下曰裳。傳云：挈壺氏失

漏刻之節，東方未明，而以為明，故羣臣促遽，顛倒衣

裳。羣臣之朝，別色始入。傳倒都老反。遽，其顛之倒之。

自公召之。傳云：自從也。羣臣顛倒衣裳而朝，人又從

君所來而召之，漏刻失節，君又早興。疏東方至召之。正義曰：言

傳當作箋，別本作箋。

未晞音希明之始升

補

朝廷起居無節度於東方未明之時羣臣皆顛倒衣
裳而著之方始倒之顛之著衣未往已有使者從君
而來召之起之早晚禮有常禮而今漏刻失節促遽
若此故刺之○**傳**上曰衣下曰裳○正義曰此其相
對定稱散則通名曰衣曲禮曰兩手摠衣去齊尺注
云齊謂裳下緝也是裳亦稱衣也傳言此解其顛倒
之意以裳為衣今上者在下是為顛倒也○**箋**挈壺
至始入○正義曰解時實未明而顛倒衣裳之意以
挈壺氏失漏刻之節每於東方未明而為已明告君
使之早起羣臣當以失晚復恐後期故於東方未明
之時急促惶遽不暇整理衣服故顛倒著衣裳而朝
君此則失於侵早故言朝之正禮羣臣別色始入東
方未明當起也別色始入玉藻文○**箋**羣臣至早與
召之是君已先起矣故言君又早
與臣起已太早君與又早於臣也
東方未晞顛倒裳
衣**傳**晞明之始升
疏日之光氣湛露云匪陽不晞謂

圃

見日之光而物乾故以晞為乾兼葭云白露未晞言
露在朝且未見日氣故亦為乾義此言東方未明無
取於乾故言明之始升謂將旦之時
日之光氣始升與上未明為一事也
倒之顛之自公

令之**傳**令告也折柳樊圃狂夫瞿瞿
傳柳柔脆之木

樊藩也圃菜園也折柳以為藩圃無益於禁矣瞿瞿

無守之貌古者有挈壺氏以水火分日夜以告時於

朝**傳**云柳木之不可以為藩猶是狂夫不任挈壺氏

之事○折之舌反圃音布又音補樹菜蔬
不能辰夜

不夙則莫**傳**辰時夙早莫晚也
箋云此言不任其事

者恆失節數也○莫音暮
疏折柳至則暮○正義曰此言
折柳木以為藩菜果之圃則

寺充 卷二十八 及古蜀

令之力證反
本又作蕃不任言士
下同補

數一作度

辰一作晨

柳木柔脆無益於圃之禁以喻用狂夫以為挈壺之官則狂夫瞿瞿然不任於官之職由不任其事恆失節度不能時節此夜之漏刻不太早則太晚常失其宜故令起居無節以君任非其人故刺之○**圃**柳柔至於朝○正義曰言柳柔脆之木者欲取無益於禁故以柔脆解之樊藩也釋言文孫炎曰樊圃之藩也郭璞曰謂藩籬也種菜之地謂之圃其外藩籬謂之園故云圃菜園也太宰九職二曰園圃毓草木注云樹果蔬其外列藩籬以為樊柳是柔脆之物以手折而為藩無益於禁以喻狂夫不任挈壺之職也蟋蟀云良士瞿瞿謂狂愚之夫故言瞿瞿無守之貌為精神不立志無所守故不任居官也序云挈壺氏不能掌其職則狂夫為挈壺氏矣故又解其瞿瞿之意古者有挈壺氏以水火分日夜謂以水為漏夜則以火照之冬則水凍不下又當置火於傍故用水用火準晝夜共為百刻分其數以為日夜以告時節於朝職掌

者

如此而今此狂夫瞿瞿然志無所守分日夜則參差不齊告時節則早晚失度故責之也挈壺氏職曰凡喪懸壺以代哭皆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及冬則以火爨鼎水而沸之而沃之注云代更也禮未大斂代哭以水守壺者為沃漏也以火守壺者夜則視刻數也分以日夜者異晝夜漏也漏刻之箭晝夜共百刻冬夏之間則有長短焉太史立成法有四十八箭是其分日夜之事言冬夏之間有長短者按乾象曆及諸曆法與今太史所候皆云冬至則晝四十五夜五十五夏至則晝六十五夜三十五春秋分則晝五十五夜四十五從春分至夏至晝漸短減十刻半從冬至至春分所加亦如之又於每氣之間加減刻數有多有少其事在於曆術以其算數有多有少不可通而為率故太史之官立為法定作四十八箭以一年有二十四氣每一氣之間又分為二通率七日強半而易一箭故周年而用箭四十八也曆言晝夜考以昏明為限馬融于肅注尚

東六未用三章章四句

其詳也凡早歷其文恭與早撰結其部
其部也五美曰新而云不承不承也其承
其以意非王莽自韓人常於限其也口
女服人如單壹古事通德其元王沐維人本
其詳也

